

印江印象

刘照进 王翔 主编

在书页里相见，在文字里存活，在时光里流传的静好情怀，似乎更切合印江骨子里从容优雅的文化气质。惟愿所有在印江大地上的行走和对话，都能获取心灵的方向和自信，获取梦想的斑斓和丰富，并将随文字的不古而永远呈现，心灵上的城，一种美好。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刘照进
王翔◎主编

印江印象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江大印象 / 刘照进, 王翔主编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513-0921-9

I. ①印… II. ①刘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3888号

印江大印象

YINJIANG DA YINXIANG

主 编	刘照进 王 翔
责任编辑	耿 英 康雅琼
整体设计	前程设计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
印 刷	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0.75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921-9
定 价	3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7250869

《印江大印象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田 艳 张浩然 王朝文 何圣仙

主 任：吴国才

副主任：代忠义 杨 玲 张 莉 任达志

成 员：代志华 谢守文 杨秀明 黄光雯 黄继生 王 翔

代传娥 陈晓华 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主 编：刘照进 王 翔

心灵上的城

——《印江大印象》序



一个地方，一座城，可以是一些人的故乡，也可以是一些人的旅途，但唯一不变的是它始终关乎人们的心灵和行走。靠近时，是深情；远离时，是注目。那么我想，印江这方山水值得许多目光永久停驻，也值得无数心灵永久眷恋。

近两千平方公里的县域面积和一千多年的历史形成的时空坐标中，印江有着中国书法之乡、中国名茶之乡、中国长寿之乡的美誉。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以高峻壮阔、伟岸雄奇的性格，以包容宽怀、睿智明朗的气质赋予了这方水土的灵性秀美，印江也因生态而美丽，因文化而生动。

历史上存身佛教、民族、生态、红色文化圈中的印江，有着与生俱来的鲜明地域性格。早在殷商时期，即有先民在这块热土上生息繁衍。印江先民们在灵山秀水之间开文明、辅国家、促民生、相宗庙，既缔造出佛教学、翰墨书香、梵净绿茶、民俗灯戏、千年紫薇等世界级文化和商业品牌，也构建起独树一帜的书法、佛教、民俗、生态等底蕴深厚、内涵丰富的巴蜀文化序列。从热烈张扬的经世致用，到精致舒缓的风雅从容，长时间文化浸润，让这方充满灵性的土地始终保持有一份植根血脉的“印江风范”。

行走在印江,透过淳朴的民风,依稀可见印江先民敦厚仁善的点点滴滴。灵山秀水护卫之中的印江,文化的传承几乎没有遭遇过多的人为干扰,顺畅自然,原汁原味而忠实可靠。在这里,民俗方言中深藏不露的文化气息可见端倪。即便是印江村镇的名称,也洋溢着诗意之美:永义、团龙、合水、朗溪、杨柳、芙蓉、洋溪、凤仪……如此优雅的地名,必然来自同样优雅的心智。自然山水孕育的性灵和多重文化营造的语境,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处佳境而心游佛殿,更懂得什么是生活,什么是真正的优雅燕闲和精致人生。

要从养在深闺人未识,到一举成名天下知,既要给民众更好的生存权,也要为社会营造更好的发展权;既要传承保护,向祖先有交代,也要除旧布新,为子孙谋发展;既要事业,也要祖业;既要发现,也要发展……印江决策者们清楚地认识到,在时代的发展节点上,实现社会经济的理性升级和从容转型,这需要智慧和清醒。于是,借助“名家看印江”采风活动搭建起纽带和桥梁,知名作家邱华栋、聂鑫森、孙春平、乔叶、鲁敏、付秀莹、唐涓等,先后从北京、湖南、河南、江苏、甘肃、青海、海南、陕西、广东等10多个省市赶来,以旁观的冷静,以访问的新奇,以行走的自信,以对话的真诚,走进印江,感悟着这里的洁净、包容、人性和独特的文化,渐渐揭开了印江这方山水的神秘面纱。

看见印江的干净,体会到了对生态环境的捍卫。洁净的空气、清澈的水、安静的环境,成为都市人们眼里的奢侈品,而在印江,却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恩物。在保护这方净土的忠诚实践中,印江决策者们在全国卫生县城、全国文明县城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优秀旅游目的地“四城同创”活动中,奋力保护和利用这份得天独厚的无形资源。在工业园区,设置“绿色”进入门槛;在景区和村落沿袭民俗文化进行打造和开发……强烈的环保理念和措施,既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捍卫,也是对自身优势的放大和强化。

看见印江的包容,体会到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浩瀚磅礴的大山气

势,上善温婉的若水精神,造就了中国名茶之乡的宽博、谦逊和包容。梵净灵木中的绿茶曾给印江赢得无数拥趸和巨大荣光。随着红茶、白茶、青茶异军突起,如何在夯实绿茶既有优势的同时,推进茶叶深加工,提升茶叶附加值?印江在未来的发展路径设计上,选择了“基地总部”经济,在不破坏不可再生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开展商业活动。给山川披绿装,给秀水添清香,给人们以梦想,给未来定远方,印江希望不仅仅对于个体,更是对于一个人群乃至一个阶层构成吸引,在山水间缔造现代人共同的生活家园和工作聚落。

看见印江的城市,体会到管理的人性。在县城漫游,那些深巷旧院、宗祠高塔、书院旧影、古树河岸,是一张张关于时光的门票。物是人非,记忆却总能在某一时刻达成情景复制,油然生出依恋。邛江河岸垂钓、风雨桥上乘凉、文昌广场起舞、观音沟里拜佛、大圣墩上驴行登高、体育场里健身、书院古阁旁晨读、宗祠里论墨赏画、风雨桥楼品茶……不论是草根百姓,还是权贵显族,印江营造的祥和氛围,宁静品质,给予每个人自在闲适的好去处。城市管理更显精细化,点滴之间体现出对人文环境的尊重和呵护。

看到印江的律动,体会文化的流淌和浸润。丰富多彩的各类非物质文化形态,是印江民间最为生动的表情。从当年一鸣惊人的书法大家,到当下习墨长大的子弟,听闻了当今对联下乡、开书法课堂、创办书法学院、申报国家品牌等活动,人们能感悟到印江决策者在向传统文化基因致敬的同时,也体现出对文化传承平衡点的把握,积极地做到古为今用,变“遗产”为“活态”。

文人墨客、艺术名家来到印江,他们近自然、接地气、寻灵感,用各自的心灵、视角、笔触感受印江深厚的文化底蕴,领略俊秀奇美的自然生态,亲历丰富多姿的民俗风情,见证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。于是有了《印江大印象》《壮美印江》《印江之印》《梵净山时光》《青山不碍白云飞》《印江的另种植物》等真诚的文字在指尖生成,它们通过《人民文学》

《人民日报》《散文》《山花》《散文·海外版》《文艺报》等重要报刊的桥梁,抵达更远的目光和心灵。那么,在书页里相见,在文字里存活,在时光里流传的静好情怀,似乎更切合印江骨子里从容优雅的文化气质,因此,我们动心于这本《印江大印象》集子的整理出版。唯愿所有在印江大地上的行走和对话,都能获取心灵的方向和自信,获取梦想的斑斓和丰富,并将随文字的不古而永远呈现,心灵上的城,一种美好。

中共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

1202
10.21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田 艳 / 心灵上的城——《印江大印象》序 |
| 1 | 贺捷生 / 木黄,木黄,木色苍黄 |
| 18 | 聂鑫森 / 壮美的印江 |
| 21 | 邱华栋 / 印江大印象 |
| 27 | 乔 叶 / 印江之印 |
| 38 | 鲁 敏 / 感官五重奏 |
| 45 | 沈 念 / 梵净山时光 |
| 51 | 孙春平 / 谁留一匾誉千秋 |
| 55 | 唐 涓 / 印江的另一种植物 |
| 61 | 赵 瑜 / 印江三札 |
| 71 | 黄金明 / 印江的美好时光 |
| 87 | 付秀莹 / 青山不碍白云飞 |
| 95 | 吴恩泽 / 梵净山——一个人心中的光 |

106	曹军庆 / 回望梵净山能看见什么
111	修 白 / 印江·梵净山
119	周瑄璞 / 感悟梵净山
126	习 习 / 白皮纸·罐罐茶
131	江 飞 / 朝圣无言之美
141	完班代摆 / 红色木黄
145	陈丹玲 / 印江城的老时光
152	安元奎 / 穿过白皮纸的河

木黄,木黄,木色苍黄

贺捷生

站在那棵遗世独立的大柏树下,我抬起头往上看:两根硕大的树干并驾齐驱,直直地插向空中。到达十几米处,它们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彼此亲热地向对方靠上来,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如同两个失散已久的兄弟。再往上看,是茂密的蓬蓬勃勃的枝叶,根本分不清树枝和树叶是从哪根枝干上长出来的,一群群鸟儿在枝叶间飞进飞出,发出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。在墨绿的树冠上面,天空高邈、湛蓝、一望无际,飘浮着一朵朵轻盈而素净的白云,仿若盛开在天空的一簇簇白玉兰。接下来,往云朵里看,我便看见了那支不倦的在天上行走的队伍,他们衣着破烂,脚蹬草鞋,身影若隐若现,几乎听得见他们甩动手臂的声音,枪托叮叮当当敲击水壶的声音,弹袋里可数的几颗子弹在哗啦哗啦晃动中被磨得金光闪闪的声音。

眼睛一阵灼烫,我知道我在流泪。那是我总也止不住的泪。

到1975年9月13日的此时此刻,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,我从江汉平原、四川盆地往云贵高原走。不是一个人,而是三个人。我们从夏天启程,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顺走一段,逆走一程。先去了湖北洪湖,然后翻过二郎山,从雅安进入阿坝;再从青草长得比人还高的大草地趑趄转

木黄,木黄,木色苍黄

身子，顺岷江而下，跨过大渡河、金沙江和乌江，沿阶梯般步步登高的山脉进入云遮雾罩的乌蒙山。走到贵州的时候，已是秋风浩荡，眼看就要万木霜天了。进了贵州省城贵阳，几个人累得东倒西歪，人困马乏，都想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。

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性，当然更累，两条腿沉得像深陷在沼泽里。可我不想停下来，还想继续走，往黔东的印江、沿河和四川的酉阳走。我对我的两个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万钢和何春芳说，你们在贵阳歇几天吧，剩下的几个地方我一个人去。我没有说出的另一句话是，黔东那片偏僻而蛮荒的土地，于公于私，都是我不敢遗忘的地方。我发誓此生必须亲自去寻访，就像有什么东西丢在了那里。

离开同事，我直奔省府找李葆华。他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儿子，在贵州当省委书记，说起来，我们是心照不宣的老熟人和老朋友了，到了贵州没有理由不见他，何况我还有事要求他。但那一年，跟着小平同志出来“促生产”的这批老干部，被那批热衷于“抓革命”的人揪住不放，日子很不好过。听说北京来人要见他，正在开会的李葆华一脸疑惑地走出来。我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党，开门见山，提出请他从省博物馆派个同志陪我去黔东。他说这事他还能办到。当时正是午餐时间，会开得差不多了，他回去简单做了交代，然后对我说：“捷生，你来得真不是时候，我没法招待你，跟我去吃食堂吧。”省博物馆派来陪我的谭用忠同志，是个党史专家，学问很深，对黔东革命史了如指掌。他建议我先去印江，因为印江的木黄非去不可，那地方太重要了。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，我说我最想去的就是木黄。

那时我虽然还年轻，但也经不起折腾，当我们沿着惊涛拍岸的乌江舟车劳顿地走到木黄这棵千年古柏下时，我已是脸色枯黄，头发蓬乱，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了。从附近挑着担子走过的土家族人和苗人，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，不知道一个外乡人为什么会对着一棵树流泪。

肯定是李葆华的特别叮嘱，印江派出一个副县长接待并陪同我寻

访，不过那时叫“革委会副主任”。副县长和我一样，也是个女同志，叫张朝仙，是很朴素也很泼辣的一个人。许多年后，她以县政协文史委员的名义在县里局域网上撰文回忆，她在印江县招待所第一眼看见我，都不敢相信我是贺龙的女儿，“像一个女知青”，她说。

木黄是因为那棵千年古柏而闻名，还是那棵千年古柏因为见证过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而闻名，没有人能说得清。反正当我寻遍那几条简陋的街道，最后站在那棵古柏下时，我发现木黄唯一能作为那段历史和我面对面的，也就剩下这棵树了。

这让我无语而泣，悲从中来。

当看着漫山遍野又要飘落的落叶，我们怎么能忘记木黄呢？党史和军史都应该记载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、六军团木黄会师，迄今都过去41年了，新中国也建立26年了。

我想，我们可以不知道历史的每个细节，但应该知道在红军的三大主力中，有一个红二方面军。而红二方面军的源头，就是1934年10月，从湘西发展壮大的红二军团与从湘赣边界跋涉而来的红六军团，在贵州印江的这个叫木黄的小镇上胜利会合。两支劲旅从此合二为一，生死与共，开始了让世人称奇的全新征程。

红二、六军团的会师地点，就在木黄的这棵大柏树下。

许多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，41年前，就是在这样一个木色苍黄的秋日，父亲贺龙亲自带着红三军（原红二军团）主力，站在木黄的这棵树下焦急地等待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，等待他们带领的那支远道而来的筚路蓝缕的队伍。

这是1934年10月24日，层林尽染，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白霜铺地，在黔东逶迤起伏的山岭里吹荡的风，已经像藏着刀片那般凌厉了。

9天前的10月15日，父亲在酉阳南腰界获悉由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号称“湘西远殖队”，从江西永新出发，试图深入湘西，与我父亲的队伍会合。经过一路恶战，此时已进入黔东印江和沿河一带寻

找我父亲率领的红三军,这让我父亲喜出望外,因为到这时,他在湘西拉起的这支队伍已经有整整两年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了。在这两年里,由于“围剿”的敌军蜂拥而至,夏曦又在红军内部大搞“肃反”运动,把许多忠心耿耿的指挥员和地方干部残忍地杀害了,闹得人心惶惶,军心涣散,把父亲在湘鄂西好不容易建立的根据地也给弄丢了。父亲惨淡经营,站出来收拾残局,他把有孕在身的母亲丢在湘西的山野中苦苦挣扎,自己带着由红四军改为红三军的部队退到黔东的印江、沿河和酉阳等地,建立新的根据地。黔东一带虽属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川军的地盘,但因地处湘黔川三省边界,山高林密,河流纵横,敌人鞭长莫及;还有一个原因,是当地的民众也和湘西一样,多为土家族和苗族,与父亲这支在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地区拉起的队伍有着天然的亲近感,因而逐渐被当地号称“神兵”的民族武装接纳,使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勉强站稳了脚跟。

那天,部队报告说抓到一个探子,但几番审问,最终弄清是个普通邮差。父亲说,既然是个邮差,就把他放了吧,把信件和汇款单还给他,让他继续送信,但必须把报纸留下来。如果没有路费,再发给他路费。就是从邮差留下的那摞报纸里,父亲看到了任弼时、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经湘南向黔东“流窜”的消息。

红六军团同样是一支苦旅。1933年10月,蒋介石调动几十万精锐部队步步为营,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“围剿”,因王明推行的“左”倾路线占据上风,中央红军屡战失利。为实行战略转移,中央命令在湘赣边界作战的红六军团开始西征,挺进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,策应中央红军突围。这支由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、萧克任军团长、王震任政委的部队,1934年9月从湘黔边界进入贵州,立刻遭到王家烈联合三方会剿。部队原想冲破敌人的防线,西渡乌江,进军黔北,中央军委却命令他们奔向江口。10月7日拂晓,第六军团在辗转中到达石阡甘溪,准备白天休息,晚上利用夜色越过石阡、镇远进入江口。谁知敌人在甘溪设下埋伏,一场让红六军团在须臾之间损失3000指战员的惨烈战

斗在此打响，军团十八师师部及五十二团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，团长田海青阵亡，师长龙云被俘后遭杀害。军团参谋长李达引领前卫四十九团、五十一团各一部突围后，意外得知贺龙的部队在印江、沿河一带活动，毅然率部奔赴沿河地区。

在获悉红六军团主力行踪的同一天，前方传来消息，李达在突围中带出来的部队与红三军七师十六团在沿河水田坝会合。父亲兴奋不已，在第二天，也就是10月16日，率领红三军主力从酉阳进入松桃，在梵净山区纵横交错的峡谷里寻找中央红军。

在山里整整转了7天，22日，当红三军主力到达印江苗王坡时，红六军团主力已先他们一步经苗王坡向缠溪进发。看见红六军团踩过的青草还没有直起腰来，父亲一挥马鞭说，快！抄近路追赶，不能让中央红军再吃苦受累了。

22日深夜，随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突围、先期与红三军会合的郭鹏团，率侦察连穿插到印江苗王坡，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“嘀嘀嗒嗒”的军号声。仔细一听，是他极为熟悉的红六军团四十九团的号谱！郭团长欣喜若狂，命令司号员吹应答号。霎时一问一答的军号声此起彼伏，就像两股泉水在空中欢快地碰撞和交缠。号音未落，两队人马已在溪谷的一块坪地上泪光闪烁地抱成一团。

23日，红六军团从印江缠溪出发，经大坳、枫香枰、官寨、慕龙，宿于印江落坳一带。红三军从印江苗王坡出发，经龙门坳、团龙、坪所，宿于芙蓉坝、锅厂、金厂。从地图上我们就能看清楚，两支部队其实是向一个中心靠拢，这个中心就是木黄。

24日中午，按照事先约定，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经落坳、三甲抵达木黄。父亲贺龙、关向应和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红三军，提前在木黄的大柏树下列队迎接。

虽是满身战尘，衣衫破旧，还拖着300多名伤病员，但在枪林弹雨中跋涉而来的红六军团，精神百倍，指战员该刮胡子的刮了，背包里还有换

洗衣服的都换上了。队伍走近大柏树的时候,正生病躺在担架上的任弼时,一见父亲的身影,立刻从担架上跳下来,坚持要自己走;父亲连忙迎上去,想让他继续躺在担架上。任弼时激动万分,紧紧握住父亲伸过来的手说,这下好了,我们两军终于会师了!父亲也非常激动,连连说好!好!好!我们终于会师了!站在各自首长身后的队伍,顿时欢呼雀跃,掌声如雷。在两军领导人历史性握手之际,双方拥上来热烈拥抱,相互通报姓名,又相互捶打着对方的肩膀。后面的人挤不进去,急得朝天放枪。

木黄的这棵千年古柏,就这样见证了两军会师的伟大时刻,见证了红军中几个湘籍领袖久久地把手握在了一起。

两军会师后,双方领导人在镇上的水府宫召开紧急会议,商量下一步行动。会议根据中央的部署和黔东的敌情,作出了迅速向湘西发展的决定,而且事不宜迟,第二天便拔寨启程,实施战略转移。

10月25日,两军到达酉阳红三军大本营南腰界。这里鸡鸣三省,群众基础稳固,暂无敌人追击之虞。部队驻下后,用红六军团的电台及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会师情况。26日,在南腰界一块坪地上隆重召开两军会师大会。在会上,作为中央代表,任弼时首先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,接着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;两军整编后正式称为二、六军团,设军团总指挥部,总指挥贺龙、政治委员任弼时,副总指挥萧克、副政治委员关向应,参谋长李达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。其中红二军团下辖四、六两师4个团共4300余人,贺龙任军团长、关向应任政委。红六军团的军团长仍为萧克,政委仍为王震,下辖3个团共3300余人。

父亲尊重中央红军,信赖中央红军。他虽然担任两军会师后的红二、六军团总指挥,但他在大会上说了一句话,让后人交口称赞。父亲说:“会师,会见老师,中央红军就是我们的老师!”28日,红二、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,向湘西挺进,拉开了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序幕,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。

熟悉中国红军史的人都知道，红二、六军团木黄会师，意义重大，它使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。

1936年7月，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，中央军委发来电文：“中央决定，从7月1日起，红二、六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。”

是的，我寻访木黄的时候，正值如今我们已不堪回首的年代，那时“十年动乱”还没有结束，在人们的期待中艰难复出的小平同志又面临着被打倒的危局，中国大地正处在火山爆发的前夜。

自然，那时人们对父亲贺龙的名字还讳莫如深。都知道他作为共和国开国元帅，在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，尽管中央在1974年已作出为他平反昭雪的决定，召开了有周总理参加的追悼会，但有关方面规定不准见报，不准宣传。正因为如此，在那个躁动不安的秋天，我是怀揣着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的《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》上路的。在这片写满父亲的光荣，每个人都说得出口他名字的土地上，我每到一地，每遇到一个当地领导，都要拿出那份红头文件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眼见为实。我对他们说，毛主席都说话了，贺龙是个好人，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。在中央为父亲举行的追悼会上，带病出席追悼会的周总理连鞠七个躬。我还说，我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，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组副组长的名义，沿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足迹，来寻访和收集革命文物的，请多多包涵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是那样的谦卑，那样的怯懦，就像鲁迅笔下那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。其实大可不必，当我第一站到达印江，县里的领导就倾巢出动，甚至在我住着的县招待所安排了岗哨。这让我大感意外，又大为感动。我想，天下自有公道，原来老区人民并没有忘记我父亲，没有忘记他们这一代革命老前辈。还有什么比这片土地上的人，在那样一个错乱的年代，在心里深深地铭记着他们的功德，更让人感到激动和欣慰呢？路途遥远又崎岖，第二天一早，县“革委会”主任和副主任、木黄所在的天堂区“革委会”主任，还有县公安局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，